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我们陪父亲旅游的线路是,沿长江分为东进和西行两条。东进是去杭州、苏州和南京,那是父亲四个孙辈工作,也是他一直牵肠挂肚的地方。父亲去世后,我清理遗物,发现他在一个记事本上说,我的几个孩子在外生活,我想去看看,可我耳朵背气,用不来手机,出门不方便,真令人失望。亏得选择了这个线路。

西行是去三峡大坝,那是父亲的一个心愿。十几年前,有一次父亲忽然提起,想去三峡大坝看看。当时我没多想,就忙着联系旅行社,交涉多家多次,对方或以没有线路,或以老年团不安全为由回绝了。我觉得这事在哪儿有点不对头,联想到父亲看电视新闻,盯着天安门兴致勃勃地看,就自作主张买了三张票,拽着父母去北京了。父母找各种借口推辞,可一旦成行,也是兴趣盎然,乐此不疲。我第一次知道,父母对子女也说假话,此后又陪他们走了一趟新疆。

东进时,一家十口分两部车,直奔

我们看海去

杭州,那是我儿子也是父亲大孙子太郎工作的地方,太郎带我们在单位转了转,说,我在单位排名二十二万之后,资格浅,带不了你们进去。父亲说,看看心就踏实了。后来去西湖看白堤、三潭印月、岳庙岳坟,父亲拿拐棍敲岳坟前秦桧夫妻的跪像说,这个坏家伙。

去上海是特意绕道金山卫的,这样能看到钱塘江和大海,那是父母从没有看过的。新雨后的钱塘江口混混茫茫,浩浩荡荡,奔流去海,不可抗拒。站在岸边,顿觉天地浩大,时光短暂,人之渺小。想到这是老父最后的旅行,我才真正体会了天地不仁的深刻含义。

在苏州看过侄女儿,下一站是南京,路上要经过镇江金山寺,那是东晋时期留下来的名寺,据说求神灵验,我就想绕道去拜一拜,或许有奇迹发生呢。人在这时候,一根稻草都是好的。

我知道父亲从来不信神,不好提及,就鼓动小弟去说。小弟说,他信吗?我答,或许有改变呢?小弟就搀

着父亲,边说边去寺前广阔的广场。但到了香炉前,我又见一家子在焚香跪拜,只老父一人四下地瞧瞧,就坐到树荫下笃定地抽烟。

真是一个坚定的现世主义者。我觉得有必要陪父亲走扬州,体会一下那种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下扬州”的风情。

到扬州时正下大雨,湿了古巷,潮了天地。找一家旅馆住下来,我们就去狮子楼,吃那著名的狮子头,又点了河豚和海鲥鱼。父亲拿筷子点一点,叫老娘多吃。第二天去看瘦西湖。父亲安坐在船上,还是专注地看,当听女船工说,这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,父亲失望地说,原来不是二十四个桥,而是二十四根柱子呀。

后来去南京,那里有父亲的另两个孙女儿。又看夫子庙、总统府、中山陵和玄武湖,几天后回到我家。我知道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来,用心做了一桌子菜。饭毕,父亲一声长吁,该看的都看了,我放心了,以后你们要好好干。

船夫过桥要低头

如今的塘河依旧是温州的黄金水道,庆安桥、永庆桥、岩二桥……塘河上的桥一座接着一座,桥连接两岸,一桥即一景。我们的船行速度不慢,沉醉在美景中的我,忽见甲板上的同伴低头,才发现,船要准备“钻”桥洞了。船过桥洞,站在甲板上,有一种被限高的感觉,就算不会被撞头,我也不自觉地低下了头。想起了上次游塘河,沉醉两岸风光、望着船尾朵朵浪花的我,突然被一旁的友人一把拽下,紧接着就是头顶一黑,那时,船正过一座极低的古桥,蹲下后,头顶擦着桥过。我有点后怕,若非他那用力一拽,估计我就会被撞得额头出血了。

“想什么呢?”朋友见我出神。“船在桥下过,船夫要低头啊。”我脱口而出。友说,真是一句有禅意的话。我想想也确实耐人寻味,低头不就是为了过桥后,能更好地抬头看阳光吗?

那日去温州,在高铁上,我接到了儿子幼儿园老师的告状微信,儿子淘气,高空抛物,还不认错。男娃偶尔犯个错我能忍受,但附加的那条不愿认

错着实让我有点生气。不由得想起有位老师曾对我说过:被人指出错误,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;低头认错,并不意味着认输。

桥在河面架,船在桥下过,船夫过桥要低头。船上,“压舱”巡河的王师傅熟悉塘河上的每一座桥,他对我说:“别担心,过这桥,站直了没事。”但也不能强伸头,“智者善屈尊,愚人强伸头”,说的或许就是这个理。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有太多酸甜苦辣,遇到不顺心的人和事也在所难免,学会谦让,别争执,适时笑着低头避让一下,一切就过去了。

千年的温瑞塘河,绵延流淌。我在塘河上吹着风,想到习字时写过的那句“择高处立,就平处坐,向宽处行”。是的,从容、豁达地生活,做不好时,不妨低低头,因为“你所有吃的亏,老天都会用另一种方式补偿你”。低头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抬头,拥有豁达的心境,一定会让你看到更美的风景和更灿烂的阳光。

船至仙岩,我们一行下船,抬头望见的那一缕阳光,甚好。

书外杂谈

虑,因为居室窄小,为了藏书而将自己和家人弄得几无立脚之处毕竟影响生活质量。尽管也有忽然阔起来的大佬,能让手下人带汽车去书店把自己的书房一次性建设好,或者可以称这大佬儒雅,然而似乎怎么也难以把他归纳进读书人之类。有时买书,每每有这样的事,在某个偏僻县镇的昏暗的书店满是尘土的书架上,偶尔见到一两种因各种缘故失之交臂的好书,往往高兴得像是战乱后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。

工作之余,沉浸在自己的小屋,有书香盈袖,怡情自得,实为人生一大快事。我有时不禁想,要是容许什么权威闯进我们的书房中来,指导我

们怎样读书,读哪些书,用什么价值标准来衡量所读的书,那就只能破坏这个洞天福地赖以生存的要素——自由精神。在其他的什么地方,我们也许不能不听命于法律和习俗,在书房中却没有这种事。

读书待到最后,心中时常会潮水般地汹涌一种执笔倾诉的欲望。山间风来的清芬,村野言谈的真诚,在时间中,在每个有缘的人间角落,我们由不得自己不拿起笔来,写下自己对人生时事的感慨与体味。我们能够想见,这些语言,这些文字,这些心灵的感觉,这些温柔的触及,都和我们在一起。在时间中,我们读书,无所求而有所为,真是其乐无穷。

◇蜀尼坎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再游温瑞塘河,依旧是乘船。

在有“东方威尼斯”之称的山水之城温州,悠悠塘河水缓缓流淌。这次,我们一行从瓯海的仙门上船,前往仙岩。

温瑞塘河,于晋时初成河道。水源主要来自瞿溪、雄溪、郭溪等。都说十里塘河有十二景,风轻云淡,二刷塘河,我不想落下任何一景。上船后,同行的友人们入船舱喝茶聊天,我是个坐不住的人,加上赏景心切,没过几分钟,就爬出船舱,登上视野开阔的甲板。好天气游河,最适合吹风、看景、拍照、发呆,饱览千年塘河两岸的自然风光才是我今天要办的正事。

温州与水,息息相关,塘河在市内穿街傍市。海、江、河、湖赋予了温州美丽水乡的名副其实,水乡的美景把我的思绪拉到若干年前的温瑞塘河,乡民们撑着船,船舱里搭载着各种货物,鸡鸭海鲜、蔬菜水果,还有大大小小的杂物。上次来温州,就听朝涛老师说起过,因为水系的丰富,当年塘河上的船,就像一个流动的集市,而现在,仍然有乡民用这种方式做买卖,运柑橘、运西瓜……

也许是“君子固穷”这一古训影响太深,前辈的学人在诗文中时常会顺便提一下自己的穷困窘迫。但我发现,这些前辈们大多至少拥有一份图书的财富。可是说来惭愧,我读书也有些年了,虽然在出外谋生的行李当中,最重的莫过于那些棱角分明的书籍,但因阮囊羞涩,藏书确实不多。

一般来说,只要没有战争,没有灾祸,一本心爱的书会伴随你一生。因此,买书的人不能不放长眼光,让自己的一生既有好书陪伴,又不让书成为人生旅程中沉重的物质累赘。在房价持续上涨、居高不下的今天,我辈读书人买书家藏,当然更要深谋远

◇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